

江西經濟問題

337.91
DP 11

江西經濟問題

江西之產業

江西素以文章節義之邦著稱，然而世人知吾贛同時亦爲農商業最發達之區者甚鮮。吾省以土壤氣候之適宜，農業最盛，每年出產之米谷，六千數百萬石，其出口者常至二百四十萬石。通常米價每石若在七元左右，則每年有一千七百萬元之收入。煙草之輸出在十年前年約十數萬担，至二十一萬餘擔，曾居全國第一位。每担價值，以四十三元計，則年收六百餘萬元。全省人口两千萬，除吸紙煙者外，吸土產之烟草者，約計六百萬人，每人年消費烟艸三斤，則本省內消費將爲十八萬担，加以海關統計，每年江西所產之烟艸，不下卅三萬担。茶之出產，江西亦佔全國最重要之區域，自國際貿易言之，殆有二百餘年之歷史，當東印度公司，與中國通商之時，義寧州，浮梁，武寧，鉛山之茶，恒溯贛河而上，踰梅嶺以入廣州。自五口通商而後，始改其輸出之方向，據民國三年海關統計，出口有三十二萬五千担。贛民幾於無人不飲茶，若以人口二千萬計，則在本省所消費之茶葉，當在二十萬，或二十五萬担，則其總數爲五十餘萬担矣。木料亦爲江西大宗產物，蓋地處溫帶，南昌自昔爲森林之區，豫章之名，即由於此。

嘗查姑塘常關統計，江西每年出口之木料，爲一千六百萬立方尺。而本省造船，建屋，製作器具等所用之木，亦將達八百萬立方尺。此外尙有專供燃料之柴木，卽以景德鎮論，每年所需之木柴達四百萬担，樹枝二百五十萬担，以供窯鑄之用。每年由沙河輪船運出之木柴，達四千噸，而供本省炊爨，及製木炭用者，亦數十萬噸。江西所產之靛青，分墨藍（或稱山藍）與蓼藍二種，以樂平饒州二區，種植最廣，次之則爲吉安贛州。據民國六年海關統計，出口額曾至八萬三千一百五十九担。至植物油之出產，亦特巨大。油菜各處皆種，然海關之出口不甚多，可知本省消費之巨，而菜油餅之出口，據海關統計，民國六七年間，運至日本者達九千擔，尤足證明菜油產量之豐。然江西最貴重之植物油，厥爲茶子油，茶子樹之種植，在吉安贛州間之山麓土岡，幾於遍地皆是。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七年，十年間由海關出口者爲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八擔，蓋其大多數均由贛河上運，經梅嶺大道，以至廣東。用輪船裝運出口者，僅爲少數也。柏油多爲製燭之用，在民國十六年時，輸出有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四擔。桐油輸出十六年爲六千五百擔。此外尙有木子油，芝麻油，花生油，及棉子油，均有相當產量。惟因輸出無多，故不煩敍及。樟腦及樟油，在世界除日本之台灣外，惟中國之福建與江西有之。其自江西輸出者，在一九〇八至一九一七年間，樟腦爲兩萬一千八百三十五擔，樟油爲一萬零七百三十八擔。每年樟腦之平均出口，則約爲两千二百擔。江西果實最爲貧乏，全省幾無可食之梨桃。此非天時地利之不宜，蓋純由於人事之不足。然若臨江南豐所產之橘，每年運售出口者，輒數千噸。西瓜子之出產，亦稱大宗。多運至廣東，上海兩處。

十六年曾有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七担之輸出。此外如蔗糖，藥材，牛皮，等項，因非輸出大宗，不及備論。

以上所舉，僅就農林之出產而言者也。至於鑛產，江西之所產，尤可謂爲得天獨厚。煤鐵之富，東三省而外，在國內當推獨步。且煤與鐵距離恒相接近，尤爲採治莫大之利益。英國工業之盛，即由備此條件。德國魯爾流域，與法國阿爾薩斯勞倫，工業之所以特爲發達者，亦由於此。故倘經營得法，則躋江西於全國最發達之工業區，亦非不可能。煤鑛之大者，爲萍鄉天河，餘干，新喻，豐城，樂平，信豐數處。據地質學家之估計，全省煤炭之儲量，由十四億三千五百萬密突噸（井上禧之助估計數）至三十三億九千五百萬密突噸（妥列其估計數）。萍鄉之鑛脈，長六十英里，寬三英里，且爲惟一不含硫磺之煤鑛，可煉最佳之焦炭，亦爲本省惟一大規模新開採之煤鑛，最多時，每年可出百萬噸，與撫順開平兩大煤鑛，鼎足而三，餘干煤鑛之產量，年約兩萬噸。除此以外，純用土法採掘之煤鑛，共計亦不下百餘所，其總量約一萬五千噸。然煤質之佳，與藏量之富，實於將來實業發展，有莫大希望。即就上項出產量，以每噸十五元計，每年所得之收入，亦有一千五百萬元之鉅額。至於鐵鑛，在中國之分布，本極缺乏。長江一帶，優良鐵鑛，如大冶，當塗，繁裕等鑛，則悉爲日人所攫攘。談實業者，無不痛心。惟我省鐵鑛，則分布極廣，瑞昌，進賢，興國，贛縣，宜春，新喻，泰和，安福，黎川，橫峯，廣豐，信豐，崇仁，會昌，無不有鐵鑛之存在。而九江之城門山，永新之烏石山錢家山。萍鄉之上株嶺，與寧都各處

之砂鐵，尤爲豐富。民國五年調查，此項鐵鑛，用土法開採。其年產額，即有四千五百噸之巨額。其景況可想，煤鐵鑛之外，鎢，錳，鋁，鉗，銅，錫，以及金銀，均有出產，鎢之出產，均在大庾，南康，贛縣，會昌，安遠一帶。每年有十八萬担，價值四百三十萬元。其藏量之豐，殆執全世界之牛耳。鐵爲鎢之副產物，產額亦近千担。錫之出產每年有萬餘担，居全國之第三位。鎢之用途，爲造高速鋼，軍艦，及大砲之重要材料。若與煤鐵比觀，江西之將來，不惟在全國工業上，佔重要位置，而在國防上，尤有非常關係也。

上文所述江西之農林，鑛產，皆由於氣候土壤，與鑛藏得天之獨厚，殊不足以自豪。江西最大之特色，在於手工業之發達。此足以證明吾民之才智勤奮，有開物成務，利用厚生之能力也。景德鎮之瓷器，固舉世所共知。極盛之時，有窯五百座，據民國十七年統計亦尙有一百三十六座。直接從事於製瓷之工人，約二萬五千人。而各項間接侍瓷業爲生者，殆有二三十萬人。其每年出品之價值，嘗至六七千萬兩。自姑塘常關出口之統計，年爲一百五十萬担。然由陸路以運至皖浙閩粵者，實不下二百萬担之巨額也。在全省八十一縣中，造紙縣分，居其半數以上。據前農商部統計，自民國四年至七年，四個年間，江西產紙價值之平均數，大約爲八百萬元。我國紙產之總額，爲四千萬元，江西蓋佔五分之一，即居全國總額之第一位。除本省銷售者外，出口約佔產額十之六，即有四百八十萬元之收入也。製扇與爆竹，爲造紙之副業。製扇以遂川爲最重要，民國六年海關出口，有二百萬把，爆竹製造，以萬載爲主，據建

設廳十九年調查，年產十九萬担，價值一千二百萬元。夏布之織造，以萬載宜黃所產爲最佳。實際亦爲江西最普通之家庭手工業，在本省有絕大銷售額，然多數運銷於高麗，有國際之市場。其出口據民國二十年海關統計，亦尚有一萬六千擔，值三百十三萬海關兩，約四百三十餘萬元。棉花紡織，自昔稱盛，幾於家有機杼，人事紡績。鷄鳴布之名，見於隋書。本省所產之棉花，向不足以給需求，一八八七年自外輸入棉花，以供本省之織機者，每年爲數達二萬六千五百擔。同時棉紗之輸入，亦突進飛躍，可以見其盛況。棉布之銷行，多在省內，惟由吉安，經梅嶺以入廣東者，爲數亦至夥頤。與紡織相連者，爲染印業，因本省出產最佳之靛青，故染印業之盛行，亦隨處可見。此外雕板印刷如臨川滸灣，在國內文化上，亦有卓著之歷史。江西手工業之發達，殆比於十八世紀下半期歐洲之英國。吾民之勤勉堅毅，亦與彼時之英國人民，正相若也。

江西農鑛工業既盛，而在商業上亦有驚人之展布。在昔繁盛之時，江西商人遍布於長江上游各省，遠及雲貴四川，下迄淮揚滬贊，而尤以湖南四川爲最多，且恒操其金融之樞紐。萬壽宮之在湘川，幾於各縣皆有，西幫之名，震耀一時。江西在國內商業之盛，與同時之山西相颉颃，倘以山西爲中世紀北歐之漢薩聯盟，則江西實擬於其時南歐之芬尼斯也。贛商在外經營者，常互相吸引，爲數何止數十萬人，每屆歲暮，作客歸來，其由寄附或腰纏以歸鄉里之款，殆將近千萬元，而大商巨賈，操奇獲贏，所捆載而歸者，尙不預焉。

雖然，此特以往之江西耳。革命以來，因湘川之歷次擾亂，江西在外之商人，幾全歸破產。其勉強支撑者，亦奄奄一息，毫無生氣，從前由經商所獲得之收入已不復得。至於省內實業，因受北洋軍閥苛捐雜稅之敲剝脅削，重以近年之匪患連年，其所僅存而未至澌滅者，蓋亦爲數無幾。糧食出口據九江關統計，民國十七年尙值一千七十萬兩，至二十年則僅值二百萬兩，至今年則米穀以豐收而壅積，穀值不足以償勞費，遂至粒米狼戾，無復出口，而農村幾於崩潰。二十年烟艸之出口，僅五萬三千担，由全國出產第一位降至第五位。茶葉出口，按照二十年統計，減至十萬担，乃與祁門婺原所產並計。若江西產茶之區，如修水，銅鼓，浮梁，武寧，幾咸被土匪所蹂躪，所產不過三四十箱，殆全歸澌滅。植物油之出口，如修水，銅鼓，浮梁，武寧，幾咸被土匪所蹂躪，所產不過三四十箱，殆全歸澌滅。植物油之出口，二十年統計，僅有一萬一千六百餘担，而同年豆油之輸入，計一萬五千七百餘担，花生油之輸入，計二萬七千八百餘担，甚至尙有茶油二十九担進口，見諸海關統計，凡此倒流打破一切紀錄，實亘古所未有者也。樟腦出口在民國十七年減爲二百九十五担，樟油減爲七百五十七担，至廿年樟腦僅有十八担，而樟油僅爲八十五担。鑛產多在匪區，損失略盡。鐵自歐戰停後，已無出產，日用所需，惟仰國外供給。萍鄉之煤，在民國十七年出產，每日不過一千一百噸，現在疊被匪擾，其未被毀滅者亦僅矣。其餘煤鑛，更不足論。鎬鑛遠在贛南，受匪害尤重，近雖由粵軍保護，已非復舊觀。景德鎮數被匪陷，鈍山匪氛猶熾，瓷器紙張之產，均一落千丈。二十年之輸出，瓷器粗細併計僅有九萬八千擔價值僅二百二十九萬兩，紙八萬三千担。本年粗紙，因減產競銷，已毫無出口，反之洋紙之進口則與年俱增，十七年爲

二十萬兩，至二十年已增為三十五萬九千兩。夏布在十九年之出口為二萬四千擔，二十年減至一萬六千擔，近因中日關係日惡，高麗滯銷，打擊尤甚。其餘各種家庭工業，因地方之不靖，百業停頓，皆已喪其為生之具。殘破之狀，不忍卒述。撫今追昔，實不勝其感慨。反之試稽海關貿易統計，紙烟之輸入，則為可驚之激增。其三年來進口數目如下：

年 次	進 口 總 值	進 口 紙 烟 值	百 分 數
民國十八年	三二、二二八、三三六	一、六七四、〇六〇兩	五·二〇
民國十九年	二八、九四一、四九九	一、五〇五、七六一兩	五·二〇
民國二十年	三六、八五九、二三八	四、四七八、一四八兩	一二·一〇
去年	四百四十七萬海關兩，合銀元六百二十七萬元。	由進口總數百分之五·二·一躍而百分之十二·一〇佔本省進口之第二位，僅次於棉貨。當出產銳減，百業蕭條之際，而紙烟之激增如此。誠不知讀者對此，應作何感想。今日談建設者，每苦無款，然使吾全省人民節省紙烟之所費，移而修鐵路，以每公里二萬元計，則應可造三百餘公里。由南昌至曲江之鐵路，以一年紙烟之耗費，完成之而有餘。若建公路，以每里千元計，則可完成六千二百九十餘里，而全省所有之幹路及縣道，皆不難於一二年內完全修成，其數目之駭人，可見一斑。此外倘加以化裝品，舶來成藥，及其他奢侈品，則更有甚於此者。吾省產業之衰敗凋零，與出口之減殺既如彼。而奢侈與不急需求之進口激增又如	五

此。年復一年，入超加甚，現款外流，何啻漏卮。失今不治，寧堪設想。調整救治，刻不容緩。應如何撫循安輯，恢復農村，如何輸入科學技術，改進生產，以及如何聯合運銷，廣闢市場，更至於勞工問題之解決，資本融通之運用，稅率差別之輕重，咸須有整個精密經濟計劃，而行之以堅忍果決之毅力，庶乎其有豸。抑今日之世界，已由國家經濟，而進爲世界經濟者也。今日我省之經濟受世界產業消長之左右也。今日政治之成功失敗，又將視其經濟設施之成敗而定也。高瞻遠矚，因時制宜，以造成光榮燦爛，富裕康樂之新江西，遂不得不賴賢明政府當局之擘劃設施矣。

江西經濟之回顧與展望

一、經濟發展與經濟狀況

工業革命為近代文明之基本因素，亦即近代經濟發展最高階段之開始期。按經濟發展史推之，前此為手藝工業時期，再前為農業時期，游牧時期，以至漁獵時期。証之我國史乘，則漁獵，游牧兩時期，遠在伏羲氏以前。神農氏教民稼穡，農業伊始。黃帝劃野分州，經土設井，肇創田畝之制。三代盛行井田制度，至秦而廢，開阡陌，設郡縣，創定土地私有，獎勵人民墾殖。歷代因之，推重農業，抑壓商賈，且以農業為立國之本。我國經濟史上，農業乃佔最長之時期焉。而手藝工業之發展，由來亦久，胚孕於殷周，發展於春秋戰國。唐宋以後，皇室工業發育進展，唐代曾分置官司，各專一業，手工業品，日就精良。武德初年，昌南之瓷，曾入貢朝廷。（昌南即今之景德鎮也）他如鑄業，絲織業，亦頗繁盛。宋代重官營工業，尤以瓷器一項為盛。宋真宗時，景德鎮之瓷，盛名益顯，瓷料瓷色花紋，均極神妙。元，明，亦重官營工業。清初之瓷器極盛，康熙之瓷器，視若珍寶。此外更有官營礦區與織造衙門等，以提倡鑄冶與絲織。歷代之手藝工業，雖偏重於皇室製造，斤斤於藝術之考究以供奉一人之玩賞，然影響所及，技術進步，產品改善，大有裨助手工業之發展。

手藝工業時期原為經濟發展之過渡階段，歐洲在工廠制度未發生以前，先有手藝工業及其相類似之

家族工業。逐漸蛻變，逐漸擴展。迨十八世紀中葉，英國之棉織業首先發生技術上之變化，由於機器之發明引用，而起社會制度之變更。工廠制度，因而樹立，以求大量之生產與大規模的生產工具之獨占的運用。是即所謂近世之工業革命與工業文明。回顧我國之經濟發展，則一部失敗史耳。清末五口通商以來，舊式手工業自與歐美之工廠工業相接觸，發生極大之變化與破綻，舊式手工產品，無能與大量生產之商品侵略，競爭抗衡。原有之手藝工業，如絲、茶、瓷、糖等，先後衰落。溯其歷史，清季中葉，南京、蘇州、杭州等處早為絲織中心。僅就蘇州而論，在太平大國以前，已有織機一萬三千架。（註二）咸豐十年出口之生絲，佔世界生絲貿易額百分之五十。茶，為我國之特產，長江流域各省，莫不有茶之產地，尤以安徽之祁門，浙江之龍井，江西之甯州，浮梁等，為產茶要區，產量鉅大，輸出亦盛。清朝嘉慶廿五年，茶葉輸出曾佔世界茶貿易業額百分之七十五。至同治時稍退，然仍保持百分六十之優勢。

（註二）陶瓷事業，更極發達。歷代均有官窯或御窯，產品之精良，馳名中外。十九世紀初年，江西之景德鎮已極繁盛，燒窯爐灶達三千，瓷器工人達百萬，（註三）輸出之瓷器遠在十二世紀已達印度，亞刺伯，亞非利加。十四世紀以來，開始輸出歐州，迄今歐人稱我為磁國，其盛譽可知。糖業亦為我國重要舊式工業之一，嘗與印度，瓜哇，菲律賓，古巴，並稱為世界五大產糖國。最盛時，每年可產五十萬噸。（註四）他如菸草業，麻織業，製紙業，染料業，以及舊式織布業等均有悠久之歷史與豐裕之原料。製造方法，雖多如手工工廠或家庭工廠之形式，而生產之數量與品質均據有相當重要地位。然此等基礎，並未

培植經濟發展上應有之工業經濟，手工業近固日趨於崩潰，而新式工業之工業革命亦告流產。數千年之自然經濟，其崩潰之起點，雖始於鴉片戰役，彼時帝國主義之軍艦砲彈將中國閉關自守之關門轟潰，工業之產品與巨量之外資源源侵入，資本主義之經濟體制逐漸改變原有之手工業與農業為主之自然經濟。然此種發展係外來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之成果，僅成畸形之特質。工業革命無能順序前進，而工業資本處處表現其附庸性，緩滯性及幼稚性。迄今不特迂緩停滯於初期未成熟狀態，且所有民族工業莫不直接間接隸屬於帝國主義之大規模工業，聽其支配，聽其操縱。經濟恐慌日益加深以來，列強更以商品傾銷與經濟侵略，對此落後的國家開拓市場，而暴日且掠奪東四省之資源。現今狀況，殆已屆衰落破產之悲慘狀況。工業機構幼稚萬分，低級之輕工業粗工業為目前中國工業領導部門，而高度之重工業與精工業稀少無幾，類皆外國資本所經營。至於種種特殊物產之手工業與農村副業，均呈急速衰落與崩潰之趨勢。總而言之，手藝工業破壞而工業革命又流產所造成者，匪特經濟制度紊亂不安，而社會結構動搖且崩潰矣。

中國國民經濟已瀕於破產，日趨絕滅。為中國經濟基礎之農業經濟，急劇破壞，內地各省更見衰落殘破，其現象可歸納為下列三項：一・表現於農產物衰落者，則有洋米洋麥輸入激增，出口農產減退，而農產物價值普遍降落。二・表現於土地形態者，則為草地增加，耕地減少與烟地擴大，毒禍普遍。三・表現於農民生產者，則為農民脫離農村，內地金融窘迫與小農經濟之急速潰滅。工業方面，危機重

重，生產落後，營業不振。所表現之特殊徵象：如機構幼稚，發展緩滯，缺乏基本工業，且工業化之不均衡。大多數工廠集聚於上海一埠，內地各省仍滯留於農業時代。更而產業資本，性質畸形，大率皆由官僚資本，買辦資本，華僑商業資本之轉變。所發展之工業又直接間接為帝國主義所支配所統轄。附庸依賴而不能獨力進展。至於金融事業，為近年來百業蕭條中唯一較為發展之部門，但因整個經濟之恐慌，與國內農村破產，政治不安，現金集中於極少數之出入口岸，如上海，天津，廣州，造成局部的通貨膨脹。金融界之常規業務為投機而非投資，而且外國金融挾其巨大資金直接間接掌握我國國民經濟——投資輕重工業，發行鈔票，操縱匯兌，壟斷貿易等等，致本國銀行處於被征服地位。再論我國之貿易狀況，則貿易收付不平衡，進口貿易，實際增加，出口貿易逐年減少，每年入超達數萬萬元以上，而二十一年入超竟增至七萬三千萬元。就輸出入商品性質言，亦為反常現象，出口者概為農產品及原料，入口者除輕工業半產品以外且有大宗糧食。貿易上所反映之國民經濟，現中國不僅為列強之市場與原料供給地，且已淪於食糧不能自給自足之殖民地矣。嗚呼！

以上所述，為今日中國經濟狀況之現形，亦即全國經濟狀況之特徵。全國各省經濟發展莫不處於同一厄運，工商不振，農村破產，同為舊經濟制度崩壞，新經濟制度流產之必然結果。往昔在國內市場上居優越地位，而手藝工業較為發展者，則其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壓迫，愈益劇烈。今茲吾人以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狀況為導言，而檢閱江西產業經濟，良以江西之經濟即全國經濟之射影，亦即其縮影也。

二、江西之產業及其衰落現況

江西居揚子江中部左岸，向稱土廣民衆之區。全省面積，計六十萬三千四百餘方里。川流縱橫，湖泊浩蕩，鄱陽湖在本省北部，贛江為本省第一長流，贛江上流有章貢二水，東北有信江，東有盱江（即撫河）西南部有錦江，袁江，修水等，均有灌溉運輸之利。地勢則東西南三面有南嶺，與大庾嶺之本支脈圍繞之，而鄱陽湖附近，贛江下流與撫州以西，平原擴展，沃野千里。地理上具有如此優越之條件，物產豐足，鑄藏繁多，即森林，木材，亦極充裕，得天之厚，殊足自豪。而人民又以勤奮精警著，手工業極發達，農村副業極為普遍。茶葉，紙張，夏布，染料等均為馳名中外。至於商業，亦有驚人之發展，在昔繁盛之時，江西商人遍佈於長江上游各省，遠及雲貴四川，下迄淮揚滬濱，而尤以湖南四川為最多，且恒操其金融之樞紐，西幫之名，震耀一時，其盛況與同時之山西相頡頏。江西省之經濟環境與其在國內之經濟地位，於此可見。

往昔工商經濟最為發展之江西，人民生活最為富庶之江西，曾幾何時，竟被國人目為匪患最嚴重之區域。魯濂平氏呈國府文云「屬縣八十有一，無縣無共匪，全省疆土，三分之一已隸赤色版圖」，江西省黨部十九年之調查，亦云「曾被匪擾之縣份，佔七十五縣」。即據最近之情況言（註五），淪陷於匪區之縣份，一十有三，被土匪所蹂躪者，四十有二，匪蹤所至，廬舍為墟，其未被殘破者，僅二十六縣而已。

此中因果亟需研究，民生凋敝，生產衰落，爲匪患之原因，而其殃患所及，則益形惡劣。釜底抽薪之計，固在改進經濟狀況也。是以，於此剿匪工作節節推展之際，亦即本會成立週年之期，吾人試本集中全力剿匪之義，從本省經濟狀況上檢閱其衰落之情形與原因，以觀察復興之契機。

考察一國經濟狀況，該國之進出口貿易，爲研究分析之絕好材料。檢閱一省之經濟狀況，則其物產之產銷與其盛衰情形，應特置重焉。贛省經濟之發展，在前一階段中，較其他各省爲優越。產品種類繁多，品質精美，早已馳名中外。農產方面，米麥豆類，茶葉均爲大宗；菸草，苧麻，靛青，皮革之產量，亦極豐富。手藝工業方面，則江西之瓷器遠近聞名，每年出品總值，嘗達千餘萬元。他如夏布，葛布，絹布，與紙張，均爲主要出口物品。至於森林與礦產，則江西之木材，輸出極多，長江流域如兩湖與江蘇諸省所需者，亦仰給於此。而且鑛藏，亦得天甚厚，金，銀，銅，鐵，煤炭，磁土，水晶，靛青，硫磺等物，莫不有之。更有稀罕金屬曰鎢鑛者，產於贛南大庾，安遠，龍南等地，年產量達萬餘噸，佔全世界總量半數以上。上列種種特產，每年貿易總值，嘗達三四千萬元。據海關貿易冊之統計，其運往國內各埠與運往外國及香港者，民國十七年曾達三千九百萬元，民國十八年曾達三千五百萬元，民國十七年前數年，則均在三千萬左右。（註六）就輸出數量言，瓷，茶，苧麻，紙張，每年經九江關出口者，均共十餘萬担以上，即菸草，瓜子輸出數量亦相埒，而農產之豆，則盛時曾達五十萬擔，米穀輸出亦曾有一千二百萬擔以上。惟近五六六年來，經濟衰敗，外銷慘落，加以赤匪侵入爲患，蔓延全省，各地特種

出品之生產與銷路，日就衰微，主要物產輸出數量亦逐年減退（最近江西六年來主要物產輸出數量表附後）。其間最為顯著者，如瓷器之輸出，民國十八年時，一十二萬七千担，迄民國二十一年，僅有七萬一千担，數量因以減少，而瓷器之精粗，亦不大相同。現今所輸出者，粗瓷較多於精瓷。茶葉之輸出有同樣之趨勢，民國二十一年之輸出量，僅為民國十七年，民十八年之半數——八萬担而已。米穀之輸出，則銳減尤急，民十七一百三十萬担之出口量，至民二十降為二十九萬担。大宗物產之趨勢如此，其他產品，不問可知。於此數字之檢討，江西經濟情形，已可概見，生產衰落，出口減少，而農村經濟瀕於破產，所謂膏腴富庶之區，已暴露其窮乏櫛禰之態。茲將各大宗產品之情形，及其衰落之原因分別略述之：

瓷器，江西瓷業在中國瓷業中最為發達，贛北之景德鎮，素以瓷器久著盛名，其品質之精良，價值之名貴，數百年來盛道勿衰，不僅在國內首屈一指，抑且流傳海外，名滿寰球。極盛之時，嘗有窯三千座，從業工人達百萬，產品輸出各地，且達南洋歐美。每年出品總值，嘗至六七千萬兩以上。有清乾隆一代，瓷業盛況，已臻極峯，後漸減遜。民十七時，尚有一百三十六座，直接從事於製瓷之工人，約三萬餘人，而各項直接間接恃瓷為業者亦達二三十萬人。近年來，迭遭兵匪之摧殘，殷實窯戶，多攜資離鎮。製瓷工人，亦多星散。全業陷於停頓。最近據陶業中人調查，前去兩年瓷器輸出總值，每年尚不足四百萬元。擬海關貿易冊，則輸出數量亦降為七八萬担，大有一落千丈之勢。考其所以衰敗者，主因在

經濟發展之阻礙停滯，而近因可概為二項：一曰經濟窘迫之影響，一曰軍事匪患之影響。經濟窘迫，週轉不靈，產銷無從擴展而盜業日趨衰落。至於軍事匪患之頻仍，則商旅裹足，銷場減縮。今春盜業商人，曾一度努力，準備恢復工作，詎各窖開燒，後又值華北風雲緊張，關東、平津、青濟各幫，均一律停止進貨。東三省銷路已為日人所掠取，而華北市場，又受影響，華南港粵各幫，因粵軍出動，航運時阻，裝運亦減。致各窖出品，咸感有產無銷之苦，市況之蕭條，實為數十年所僅見。

茶葉，本省向為我國重要產茶區域，植茶面積百餘萬畝，散布於五十餘縣，如德興、玉山之綠茶，修水、河口、浮梁之紅茶，他如載年、安遠、吉水、尋鄖、銅鼓、武寧等縣，產茶量亦巨。茶業鼎盛之時，修水（即義寧州）洋莊紅茶，年有產額二十餘萬箱，河口二三萬箱，浮梁三四萬箱，德興在民十七年亦出產至二萬餘箱，以全省之輸出計之，當得五十萬箱，每箱姑以價值二十萬元計，則其額已有一千五百萬元之鉅。但近十年來，茶業狀況，竟發生大變化。修水、武寧紅茶，即所謂寧紅者，品質優良，曾與祁紅並駕齊驅，且海外市場，佔有優越地位。初因俄銷之不勁，市價步低，業茶者迭遭虧折，逐年減少，植茶山戶，亦因而淡心培植，甚有任其凋萎、品質漸見惡劣。於是外幫即或辦茶，亦多捨寧紅而羣趨祁門，近實無市而可言，入山採辦者，亦僅本幫寥寥三四家而已。河口紅茶因質味尤遜於修寧、洋莊多提高抑低，營業亦呈不振，去今兩載，茶商均虧折不貲，血本損失，據云約在百四十餘萬以上。德興綠茶因產區接壤婺源，質味不惡，前歲出產，尚有萬餘箱，近兩年來，共匪出沒盤據，出產全無。間有少